

绝对

淡出九峰

六年倾心打造的扛鼎力作

错综复杂的离奇案情
跌宕起伏的情感挣扎

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
荡气回肠的法理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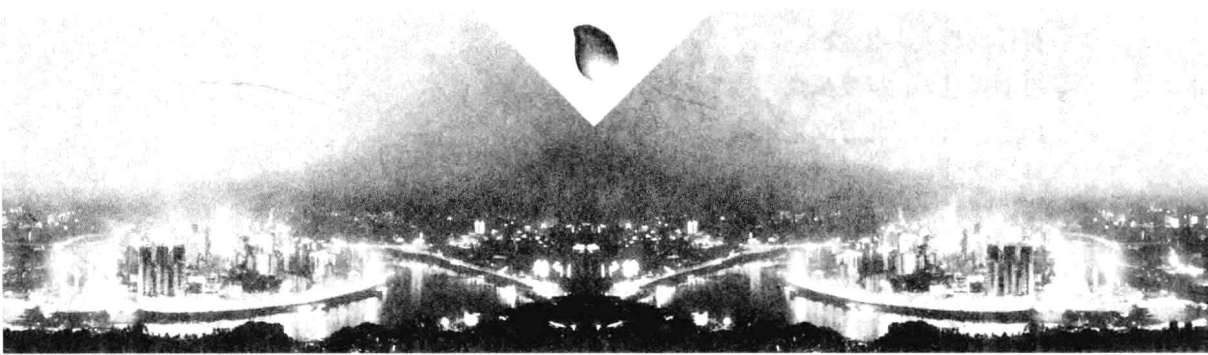
当代最有看头的反腐小说

利益

北方文艺出版社

绝对 利益

淡出九峰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绝对利益 / 淡出九峰著.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317-2618-0

I. ①绝… II. ①淡…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7828 号

绝对利益

作 者 / 淡出九峰

本书策划 / 李异鸣

特约编辑 / 杨 肖 李青霞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封面设计 / 华夏视觉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社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6 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20 × 1000 1/16

印 张 / 31

字 数 / 500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36.00 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618-0

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吏”史上，我觉得应该记录杨丽红这号女人。如果“吏”史忽略了她，那么东江人肯定三辈子都忘不了她。这不是说杨丽红多么权高位重或者劳苦功高，要知道在官多如毛的政治舞台上，一个副厅级的干部实在算不了什么。不过她的走，竟像一块巨石投进平静的湖水，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江海区乃至中央机关无不为之震惊，社会舆论一片哗然。

短短十来年从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包子店售货员，爬到东江市副市长的位置，这个女人不简单。可又有谁知道，在这神话般的成功和荣耀背后究竟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秘密和隐衷呢？男权主导的社会里，官场女人每踏出一步都要较男人更艰辛，甚至苦涩和心酸。杨丽红在出逃前，内心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和挣扎，我不得而知。一个出身卑微、不学无术、身有隐疾的女人，无论是社会背景还是自身缺憾，都注定她的一生将是一场无法逃避的悲剧。在她出逃国外不久，中国公安部就发出了红色通缉令，对她在全球范围内追捕缉拿。

这些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杨丽红出逃后不久，江海区纪委就初步摸清其涉案金额高达两亿以上。各大媒体为之哗然，冠之以“女贪一号”。一时之间，作为杨丽红仕途最后一站的江海区建设厅备受媒体关注，而杨丽红起家发迹的东江市也早已风声鹤唳。

自从杨丽红入仕以来，围绕她展开的争议就从未消停过，可以说她的每一阶晋升都是从刀锋浪尖上硬挺过来的，多少次惊心动魄，多少回绝处逢生！

作为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机关小职员，我既没有兴趣也没有必要钟情这些看似近在咫尺实则遥不可及的重大事件。但作为一名法学硕士生和柏拉图式的年轻人，我又近乎本能地迫切寻找这些事件背后的致灾因子，试图运用法律知识加以分析。

当今社会，腐败早已不是某些人的专利了，从官场到商场，从职场到农场，从白衣天使到人类灵魂工程师，它几乎充斥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易地而处，要是有朝一日本人大权在握，会不会也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抢食者的行列中呢？答案无从得知，但有一个公理是颠扑不破的：有利益就有腐败。幸而我一直怀着这样一个与公理矛盾的观点：腐败不可能根除，但可以根治。女朋友朱好冰曾追问我这样说的缘由，我又无法自圆其说，只好用陶渊明《饮酒·其五》里的一句诗来搪塞：“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朱好冰说我是脑子一根筋，不谙世道。我反问她是不是看上一根筋才爱上我的。她笑而不答，意味深长。仔细想来还真是这个理，当初导师钱晋铭硬是不让我加盟他的云天律师事务所，就是出于这样的顾虑。他坦言：“你是个好学生，但不会是一个好律师。”律师光有丰富的法律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机智、严谨、巧辩，我一无所所有。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事情的变化出乎建设厅厅长项修明的预料——偏偏杨丽红这个祸水女人无意中帮他踏出了政治生涯中至关重要的一步。而这一切也在冥冥之中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跟着项修明有幸见识了官场、商场和三教九流的精英们，以及他们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人生表演……

第一卷	各怀心事	· 1
第二卷	非同凡响	· 26
第三卷	玄机暗藏	· 54
第四卷	香消玉殒	· 79
第五卷	暗渡陈仓	· 105
第六卷	旁敲侧击	· 135
第七卷	峰回路转	· 158
第八卷	风云变幻	· 183
第九卷	诱敌深入	· 205
第十卷	惨绝人寰	· 224
第十一卷	十面埋伏	· 245
第十二卷	波澜再起	· 264
第十三卷	谁主沉浮	· 285
第十四卷	石头花开	· 305
第十五卷	冰炭同炉	· 331
第十六卷	剑拔弩张	· 355
第十七卷	挑灯看剑	· 375
第十八卷	临渊布网	· 399
第十九卷	风雨欲来	· 416
第二十卷	风声鹤唳	· 431
第二十一卷	终极使命	· 448
第二十二卷	真相大白	· 464
尾声		· 480



第一卷

各怀心事



1

日升集团公司总部会议室充满了火药味，面对一浪高似一浪的质问和责难，一向临危不乱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柳钦玲面露窘态。言多必失，她干脆闭着嘴一言不发，看看他们到底能闹腾出什么花样来。

公司要发展就必须改制，这已是不争的共识，可实施细则一出台，就有人大声抗议了，声音最大的要数工会主席林啸浪和五名工人代表。

参加此次会议的有全体董事会成员，五名中层干部代表以及三十名列席旁听的一线工人。

工人在企业活动中处于风险的最高端和利益的最末端，他们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维权，工会主席代表工人利益为其保驾护航，也算名正言顺，可人事部的龚裕丰和生产部的洪振亮这时候反水就太过分了。为了这次会议的顺利召开，柳钦玲足足用了两个月时间来做铺垫工作，逐层进行调研、征求、修改、完善。反馈的信息里，除了三两份恶搞外，各方对实施细则都较满意。眼前的场面，完全出乎柳钦玲的意料，不但工人有意见，而且董事会成员的几名副总也反应冷漠，个个作壁上观，看她演独角戏。

一向内敛的总裁助理叶瑾瑾柳眉耸动，站起来大声娇喝：“闹哄哄的太不像话了！”说完，冷眼犀利地掠过每位与会者，最后落在柳钦玲身上。

会场顿时寂静下来，几名工人颇有怯意地向林啸浪投去求助的目光。

工会主席林啸浪不动声色地问：“叶助理不是想剥夺我们的话语权吧？”

叶瑾瑾正要说话打圆场，见有人发难，便不假思索地反问：“我没记错的话，林主席是因法律专长进入公司的吧？”

看着叶瑾瑾冷峻的面孔，一丝不安掠过林啸浪的心海。这个颇似武侠小说里描述的冷面杀手散发着某种与都市青春女孩不相称的霸气，让人望而生畏。他不明白，叶市长为什么会把这个漂亮得出类拔萃的女儿送入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的军营，并且在她转业后将她安排进日升公司工作。林啸浪把心底这丝淡淡的怯意归结为权力作祟，而这对他这个法律工作者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耻辱。他傲然说：“没错，还是你叶助理亲自把关验明正身的。但这与本案无关吧？”

验明正身？有人笑出声来。叶瑾瑾柳眉倒竖满脸愠色，冷厉地指责：“张口闭口就是本案，我看你职业病犯得不轻，当了工会主席就忘了自己姓啥名谁了。法律讲究的是制度和程序，你这样带头起哄，简直是亵渎法律尊严，践踏律师身份！”

林啸浪白脸羞红，看着冷若寒霜的叶瑾瑾，支支吾吾说不出一句为自己辩驳的话来。

叶瑾瑾撇下林啸浪，面带微笑地向柳钦玲请示：“柳总，我想对大家说几句话。”

在柳钦玲的首肯下，清脆悦耳的女高音响起。

“改制，事关日升公司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有人有看法有意见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议事的方式。为什么事前不提，到了会上却一窝蜂一拥而上？我看这里边有鬼！”叶瑾瑾顿了顿，有意无意地瞥了瞥几名副总。

会场出现些许骚动，列席的工人小声议论开来：“是啊，这方案应当说是公允的。”“我看也有鬼，意见征求通知都发了三个月了，该提的意见早就提过了……”

叶瑾瑾话锋一转说：“其实，我对改制也有意见！”

人们惶惑不解地看着这位一身猎装的女助理，就连柳钦玲也不例外，疑惑地抬起头来，转而面露喜色。

“建议修改三条：一是提高一线工人的工资比例和持股比例，他们付出的最多得到的最少；二是股票增发可考虑剔除不良资产，良莠不齐的资产注入不仅损害股民利益，而且影响公司的形象；三是调整管理层收入结

构，按照轻工资重奖励的原则，建立绩利挂钩制度。”

一石激起千层浪，叶瑾瑾的口无遮拦不但让喋喋不休的反对者茫然不解，而且把一直保持沉默的高管们都弄得瞠目结舌。唯有一人脸上露出会心的笑意，那就是柳钦玲。既然会议变故突起，有人想把水搅浑，那么再投一块巨石又何妨，或许能起到提神摄魄的效果也未可知。

不待众人从惊愕中反应过来，这位“空降”的“特派员”就俏皮地调侃起林啸浪：“林主席，我说的第一条就是你直嚷嚷的理由吧？我个人完全认可并支持你的看法，建议董事会接纳一线工人兄弟这一朴素的诉求，基本工资和持股总量上浮五个百分点。”

话音刚落，两边列席的数十名工人代表齐刷刷地为之鼓掌。除了报以热烈的掌声，林啸浪想得更多的是叶瑾瑾如此放肆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真实动机。这个平时寡言少语的助理行事向来古怪，他不可不小心提防，以免着了人家的道。“果真如此，我代表公司全体工人向叶助理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说完，林啸浪行了个还算标准的军礼。

叶瑾瑾毕竟脸皮薄，两抹红霞蹿上双颊，她抿嘴一笑，掩饰而过。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管们挂面似的脸越拉越长。“这……这……”灯具市场公司经理胡礼相摊着双手向同僚要答案。同僚们虽然心中苦不堪言，但碍于场面，对胡礼相的质问只能置之不理。

“胡董觉得我的建议有问题？”叶瑾瑾见他蠢蠢欲动，先声夺人镇住对方。

虽然孤立无援，胡礼相还是不死心，说：“修改实施细则牵一发而动全身，是不是该事先征求各董事的意见？”

“哦……”叶瑾瑾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角色，一时语噎。

船舶制造公司经理边骄阳这时候挺身而出，咄咄逼人地追问：“叶助理这番慷慨激昂的话是代表董事会还是柳总个人？”

柳钦玲眉头皱了皱，随即又松了开来，心想：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叶瑾瑾晒然一笑说：“代表我本人，有什么不妥吗？”

“大大的不妥！一来你不是董事会成员，无权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作答；二来你不是主管单位国资委或者市政府代表，不觉得有越俎代庖、自作多情之嫌吗？”边骄阳在公司的地位仅次于柳钦玲，又直接掌管集团核

心产业船舶制造公司，说话的分量自是不同一般。他话音刚落，会场又出现了一阵骚动。

叶瑾瑾柳眉耸动，寒星般的眼光在边骄阳身上停了片刻后，才慢悠悠地打开文件夹，郑重宣布：“下边我代表柳总宣读市政府关于日升集团改制方案的五条补充决定。”

会场顿时鸦雀无声。

边骄阳鼓动着宽大的鼻翼，似乎闻到一丝危险气息，忍不住皱了皱本就打结的眉头。

“一是授权柳钦玲同志全面负责改制事宜；二是率先保障一线工人利益，建议适当提高工人工资和持股比例；三是重组董事会，重组后报市政府批准实施；四是彻底打破吃大锅饭现象，深化经理负责制，实行浮动工资制，完善低工资重奖励的激励机制；五是构建和谐企业，防止严重两极分化，总经理年薪以企业平均工资六倍为上限，且不得高于三十万元，副经理以企业平均工资五倍为上限，且不得高于二十五万元，其他管理层人员工资由新组成的董事会决定。以上五条决定望认真遵照执行。叶关东，2005年2月7日。”

会场死寂一般，旋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林啸浪率先鼓掌，工人代表热烈响应，为市政府、为叶市长的英明决定深情地欢呼。

碰了一鼻子灰的边骄阳也拍起了双手，坚决拥护上级做出的决定。调整后的改制实施细则顺利通过，即时生效。只要董事会重组成功，其他问题都将迎刃而解，看来沉寂了两年的日升集团，在不远的将来将再次扬起市场经济的大帆，向二次辉煌进发。

一辆奥迪轿车沿着沿海高速公路疾速地开进东江市地界。项修明小睡醒来，侧头看了看坐在左边的赵长城副书记鼻息方浓，便自顾眨巴了几下惺忪的睡眼，顺手拉开窗帘。窗外，阳光像一条条金丝镶嵌在棉花团似的云被上，云被牵扯着起伏连绵的山峦。轿车像一架快速扫描的精密数码相机，把云端之下山峦之间的林木、村庄、小河、牛马输入到项修明的脑海中。

东江，项修明的家乡。亲不亲家乡人，美不美家乡水，能来家乡当市

委书记，能为乡里乡亲做主办事，那是无上荣光。来东江主政，着实出乎项修明的意料，比这更出乎意料的是，省委副书记赵长城居然动用了自己的专车，亲自陪他南下东江市就职。在全省100多号厅级干部中，恐怕也只有他项修明才能享受这份特殊的政治待遇。项修明在受宠若惊的同时，也着实感到肩头沉沉的压力。殊荣从来都是把双刃剑，既是奖赏，又是鞭策，更是责任。想到这里，他又不免又看了看身边的赵长城书记。赵书记醒了，伸着老胳膊老腿，问项修明到哪了。听说很快就要到目的地了，老书记便点了支烟优哉游哉地抽了起来。

绕过虹丰镇，过了东江大桥，便是东江市区了。车子突然慢了下来。只见前方不远处立着一块醒目的告示牌：前方施工，请绕道前行。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了，冷不防一个急刹车，人不由自主地朝前倾去。还没等项修明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老书记已大叫开来：“妈唷，疼死我了！”细看之下，项修明大惊失色。只见赵长城青肿的脸上满是烟灰，头上还丝丝缕缕冒着青烟呢！项修明忙不迭地帮他掸去火星和烟灰。老书记脸一沉，正要开口大骂司机，忽见一个保安模样的人从车前急急跑过，后边紧跟着三人拎着短棍紧追不放。

青天白日持械打人，这还了得！当兵出身的老书记飞快地拉开车门跑到车头，挡住紧追而来的歹徒。“都给我站住！”他双手叉腰，怒目而视，恍若一尊天神。歹徒显然并没有把这糟老头放在眼里，举起棍子恫吓：“滚开，再不滚开，连你这老家伙一起打！”

“好大的胆子，你们知道他是谁吗？”项修明挺身护在赵长城前面，厉声疾色地高喊。

恶煞碰到凶神，气焰顿消，一个头儿模样的高个子梗着脖子硬着嘴说：“管你是谁呢，谁也别想拦我们！”

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不久的司机刘小鹏，不声不响地欺身上前，一招“锁龙手”夺过领头人的棍子，没等后边两个家伙反应过来，就紧接着一个螳螂腿扫翻瘦子，又顺势把棍子一横，棍尖顶住胖子的脖颈。三招一气呵成，歹徒哪里见识过这等功夫，顿时成了软蛋，个个吓得面如土色。

“胆子真不小啊，在省委赵长城书记面前也敢动武！”刘小鹏缴了他们的凶器，问赵长城，“怎么处理？”

就在这时，领头模样那人突然转身就跑，飞快地跳下公路消失了。刘小鹏正要去追，被项修明喊住：“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由他去吧！”古话说穷寇勿追，当务之急是保护好赵长城的安全。

“报警，让警察来处理。”赵长城瞥了眼驯服的歹徒。

刘小鹏掏出手机报警。两名歹徒绝望地瘫坐在地。

路上车多，很快就堵成了长龙。赴任第一天就撞上倒霉事，项修明抱歉地朝赵长城苦笑。赵长城也窝火，先后打电话给省委书记李中信和市长叶关东讲了路上的遭遇。话说跑出没多远的保安见有人制住歹徒，又跑了过来。赵长城正要问他为什么遭人追打，不料他突然发难，朝歹徒狠狠地踢了两脚，痛得两人哇哇大叫。“住手，王八羔子！”刚刚跑走的歹徒爬上公路，边喊着边拼命三郎似的朝保安扑来。保安显然练过两下子，待来人扑近，猛地外移一步，避开迎面而来的棍子，往下一蹭使个绊马腿。歹徒身形受挫，顿时失去重心，眼看就要扑倒在地。另外两个歹徒惊叫一声，挥拳朝保安打去。说时迟，那时快，刘小鹏出手如电，一手拉住就要跌倒在地上的歹徒，一手划出个大圆弧架开直奔保安而来的双拳。“都给我住手！”一声暴喝，振聋发聩，双方不自觉地停下手来。

项修明觉得有些蹊跷，上前盘问：“你们到底怎么回事，慢慢说来。”

领头的看看他们三人，再看看车牌号，确定是省里来的人后，猛地在赵长城跟前跪倒，大哭着说：“赵书记，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泪水决堤似的涌出眼眶。

另外两人见状，也跟着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三个大男人涕泪滂沱，让人不忍目睹。行凶者转眼变成了喊冤者，突如其来的变化把大家弄得雾里看花般怔在当场。

项修明正要问个明白，忽见那保安悄悄地往后退去。见项修明发现自己，保安干脆转身就跑，一溜烟消失得无影无踪。

“人见人躲鬼见鬼避，我们都成阎王爷了。他娘的！”赵长城虎着脸说，“男儿膝下有黄金，站起来说话。”

高个子还是长跪不起，“你不答应为我们做主，我就不起来了！”

老书记也犟，转身就走。

高个子慌了，忙爬起来追上前去。

“这就对了，有话好好说嘛！”老书记转过身来，和颜悦色地说。

听完诉说后，赵长城面色沉重，转身对项修明说：“你是东江市市委书记，这事就交给你办了！”

这哪里是老书记，简直是老滑头呢！项修明心里犯嘀咕，可嘴上却痛快地答应了，“刚才你说你们是船舶制造公司的员工？”

“是的，我们是东升集团船舶制造分公司的。”瘦子回答。

“动手打人，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弄不好还要蹲大牢。这事你们得找船舶制造公司申诉，或者上劳动人事局申请劳动仲裁，要不上法院告状也行。”

“公司都听保安科的，劳动仲裁赢了也执行不了。我们也想过上法院，可法院下了判决书又能怎么样，公司不执行还是一纸空文。”胖子回答得有条不紊，看来读过些书。

“船舶公司不解决不落实，你们可以找总部反映，我相信东升集团领导不会置之不理的。”项修明低头想了一下，说，“东升集团工会主席林啸浪是个热心人，你们先去找找他。回头我把你们的情况跟他们说说。”

“对啊，我们怎么就忘了林主席了呢，他可是仗义执言的平民律师啊！”高个子茅塞顿开。

“他的事迹都被省报、省台报道了，去找他一准没错！”赵长城跟着说。

这时候，五六个警察赶到。领头的警察向首长问过安后，命令手下把三名肇事者带上警车。

赵长城黑着脸不说话，项修明拦住警察说：“放开他们吧，误会一场。你们抓紧疏散车辆，尽快恢复交通。”

三名“歹徒”见市委书记替他们开罪，高兴地主动请缨，要求跟警察们一起疏通交通。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项修明欣然同意，让警察头儿给他们分派工作。

堵塞了半个小时的公路，很快恢复了正常。项修明要了高个子的电话，并热情地与他们一一握手告别。

高个子姓洛名清，胖子和瘦子既是他的工友又是同乡，一个叫洛坚，一个叫洛强。

林啸浪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四年前，我们的班主任钱晋铭教授计划在东江开一家律师事务所，便邀请林啸浪、徐风和我的女朋友朱好冰加盟门下。初生牛犊不怕虎，三人都很想干出一番事业，于是，一拍即合。在他们的努力打拼下，云天律师事务所在短短的时间里便在东江站稳了脚跟。天下之事，大抵可同患难，不可共富贵。事务所有了稳定的赢利后，却因股份问题起了纷争，先是徐风出走，改投一家制鞋公司任销售部经理，再是林啸浪离场，加盟东江最大的国有企业日升集团。三个优秀学生两个弃他而去，钱晋铭慌了，这才主动找我的女朋友许以重酬。朱好冰不负“师恩”，不但把事务所日常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条，替人打起官司来更不含糊，很快便赢得了“玫瑰律师”的头衔。云天律师事务所，也因此备受业界瞩目。钱晋铭见事务所收入稳步增长，便于次年放弃了长达15年的教师生涯，一心一意经营他的云天事务所。在短短四年里，我的三个同学都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徐风因工作出色，荣升总经理助理，林啸浪因一贯坚持免费替弱势群体打官司而声名鹊起，不久就当上了日升集团的工会主席，成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都说起点决定终点，多念了三年研究生的我，却看不到自己的前途，窝在机要室里接收传发“机要”，落寞之际，靠写小说打发时光。小说的主人公是臭名昭著的杨丽红。

通过几个月来的跟踪了解，我对杨丽红其人其事，有了一个较为客观的认识。这个在“文革”浩劫中成长起来，并在“两派”斗争中崭露头角的女人，从魅力干部发展到弄权腐败的典型人物，最后走上自我毁灭之路，并非偶然。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改革开放初期，刚刚从政治磨难中解脱出来的领导干部们大多对改革开放抱观望态度。大胆泼辣、天不怕地不怕的杨丽红正是在这时候走进了东江决策层的视野，并被委以重任。杨丽红

敢作敢为的工作作风迎合了穷则思变的民心，她所领导的乡镇，在两年后一举成为东江市最具特色、最有活力的乡镇。两年里，该乡镇的手工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前村后店形象地道出了该乡镇当时的繁荣。破冰之旅的成功，带动了其他乡镇，整个东江都义无反顾地甩开历史包袱，昂首阔步向前进。可以说，杨丽红是第一个带领群众吃螃蟹的人。随着杨丽红地位的上升，伴随而来的争议也越来越多。用她自己的话说，争来争去是个宝，没人争才是狗屎一堆呢！她是个粗人，文化程度低，工作作风蛮横，手段粗暴，也容易得到上头的宽恕和谅解，领导对她这个特殊人物总是睁只眼闭只眼。虱子多了不痒，当上副市长后，杨丽红对闲言碎语越发不屑。监管的缺失、自我的迷失，最终上演了这场不知如何收场的腐败大案。

我之所以选她的故事做题材，是因为她太典型、太有代表性。她的黯然落幕，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在法制日趋完善，越来越讲究依法行政、按规办事的今天，杨丽红这个老式干部注定要被埋没，沦为配角。特别要说明的是，不能生育这一与生俱来的缺憾，早就注定了她无法享受一个正常女人所能享受到的人伦之乐，短暂的婚史像一个梦，梦醒了，面对她的却是苍白冷酷的现实。那么，能不能做这样一个推断：杨丽红玩弄权力大肆索贿受贿，甚至挪用公款的原动力，不过是聊以慰藉内心的极度空虚。对一个满身都是缺憾，又不甘抱憾的权力人来说，有什么比弄权带来的快乐更快乐呢？

我之所以做这样的假设，是因为我被生活边缘化了，痛并快乐着。一年前，我有幸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报考公务员的队伍中脱颖而出，进了东江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可不出三天，就被莫名其妙地“借”到机要室锻炼。直到现在，仍看不出有半点要调我回去工作的苗头。我在两个时代的夹缝里摇摆不定，是屈从权力意志，逆来顺受，还是拿起法律武器，提起申诉？《公务员法》明确规定，公务人员对诸如此类的工作安排并没有申诉和控告的权利。作为法学研究生，我被法律难住了，就像杨丽红作为女人却不能生育一样，我感到耻辱和羞愧，却无可奈何。“你陆向阳做学问搞研究行，做律师打官司却未必成。”难道钱晋铭教授一语成谶，成了我人生不可改变的魔咒？可现在的我连做学问的机会也被剥夺了。或许是同病相怜，我潜下心来写杨丽红的故事，并给故事取了个雷人的名字——

红色通缉令。

除了摆弄文字写小说，我现在还能做什么？

杨丽红已逃之夭夭，古长春也认罪服法，就在东江官员们欢呼雀跃的时候，省委却派了项修明主政东江。项修明是东江人，曾在东江工作多年，又是杨丽红在建设厅时的顶头上司，省委这样安排难道仅仅是为了平息社会舆论？我拿着省委组织部传真过来的任命决定，看了又看，隐隐感到有些蹊跷，却又说不出所以然来，赶紧把传真递交给市委秘书长杨柏昆。杨柏昆刚看了个标题，脸就白了，无力地挥了挥手，示意我可以走了。

后来的事实印证了我最初的预感，东江市围绕着杨丽红的串案窝案，悄然拉开了新一轮反腐运动的帷幕……

我有幸跟随项修明亲历了这场斗智斗勇、艰苦卓绝的反腐运动，深深地感受到了什么叫人心叵测，什么叫邪不压正，什么叫任重道远。

我跟项修明的缘分，听起来有些天方夜谭，却由不得你不信。是夜，机要室里，我一个人漫游在浩瀚的网络世界里寻找杨丽红的最新消息。她的缺席，让《红色通缉令》难以自圆其说。

“杨丽红逍遥法外，在纽约闹市区购置了五处豪华房产，过着逍遥自在的包租婆生活。”——我兴致勃勃地浏览网上这则报道，并随手在一张白纸上速记着。就在这时，一个亲切的声音在我身边响起：“小伙子，干什么呢？”

“找点小说素材。”我随口回答，眼睛依然紧盯着屏幕。同事都知道我写小说。

“才子呢。学中文的？”

声音陌生，我抬头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他大约四十五六岁，身材魁梧，大奔儿头国字脸，表情刚毅而谦恭。“学法律的！”我自我嘲弄完后，含笑相询：“你是……”

“学法律的码字，稀罕呢！”他伸出宽厚的手说，“我是新来的。”

见对方热情，我也站起身来，痛快地握着他的手说：“值班无聊，打发时间哩！”

“一手草书写得不赖嘛，年轻人！”

虽然是表扬，还是让人闻出股领导味儿。这么迟了，上这儿来转悠什